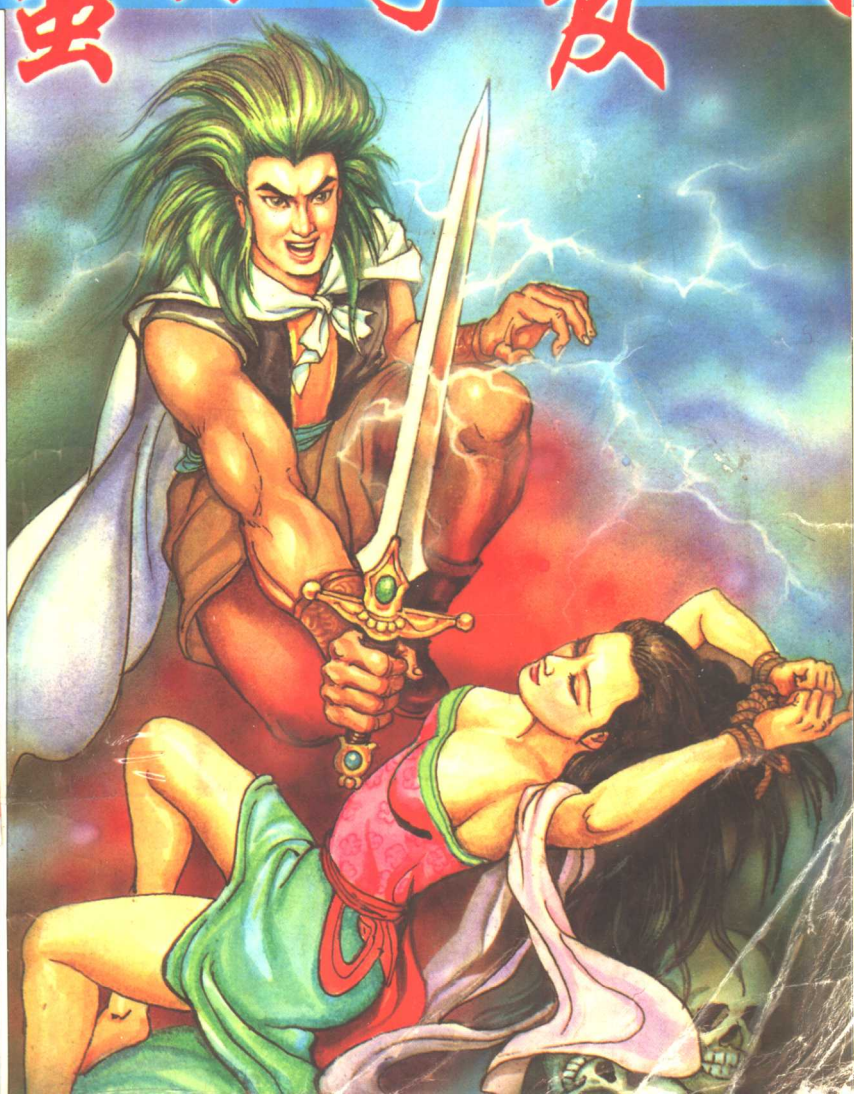


珍藏版

威发小子蛮

辛弃疾作品



蛮小子发威

辛弃疾 著

(上)

陕西旅游出版社

蛮小子发威

辛弃疾 著

(中)

陕西旅游出版社

蛮小子发威

辛弃疾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郭联耀

封面设计：怀 宇

责任监制：刘青海

蛮小子发威

辛弃疾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3 印张 46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606—X/I·430

(上、中、下册) 定价：29.80 元

本社出版各类图书，涉及著作权，肖像权等权利
责任由编著者承担。如发生此类纠纷，请直接与编著
者联系，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社图书凡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
刷厂联系调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落地而母亡的白虎星，被狼叨人养，竟有四个江湖魔头要做他的爹与娘。白虎星受尽人间白眼，历尽人世磨难，从西楚恶人巴上天学得“大手印”，从川南一怪学得“妙手抢珠”，从糊涂仙尹常在学得“弹指毒功”，从喝血母大虫学得“快乐刀法”……他自己成了小魔头，蛮小子，用从怪泉中学得的各路绝活又制伏了怪泉。

目 录

一	(1)
二	(28)
三	(46)
四	(70)
五	(88)
六	(114)
七	(135)
八	(156)
九	(180)
十	(215)

目 录

十一		(235)
十二		(267)
十三		(293)
十四		(317)
十五		(342)
十六		(365)
十七		(389)
十八		(416)
十九		(440)
二十		(458)

目 录

二十一		(471)
二十二		(511)
二十三		(531)
二十四		(554)
二十五		(576)
二十六		(599)
二十七		(625)
二十八		(648)
二十九		(667)
三十		(692)

风在号，云在飘，夜幕低垂，大地一片萧瑟——

这时候如果还有人在荒野中奔驰，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这时候还真有人踏雪疾奔，不过这人可并未疯。

一身囚衣，披头散发，双目炯炯，皮肤有些灰青，也许是天寒地冻吧！从这人口中喷出的白气几乎在空中凝成冰柱，看的十分清楚。

绕过一片斜坡，远处野狼长嚎，绿惨惨的野狼眼珠子，并未吓退这人，他奔得更快了。

前面三里不到地方，有座小村庄，几株老松树沿着山坡往山边上延伸着，松树摇曳无声似有声。

声音在这人的心中似乎诉说着什么，那么的绵密与哀伤，于是在他那翘起的胡碴子上，便出现微微颤抖。

那绝非是冻得嘴唇颤抖，因为这人还在冒热气。

一个人跑了七十里路，便一定会满身大汗，就算是下大雪的夜晚也一样会冒汗。

现在，这个身着囚衣年轻人奔到小村庄的南面，就在白雪的反映中，他放慢了脚步。

他也调息着呼吸，双肩深深的耸动着，一步步的走向迎面三间小瓦屋前的右窗下。

屋子里没有灯光，看不出现在几更天，十几户小村庄一片死寂，便几只老狗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年轻人先是摸摸满嘴胡碴子，更把一身雪花抖落，提起一足看看满是泥雪，他开始举手扣门。

便在这时候，屋子里忽然传来声音：“就靠你了，只有你才给我安慰……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扣门的手立刻又缩回来，年轻人全身猛一抖。

“这臭女人，我在牢里关一年，她在外面养汉子，可恶啊！”

他双手握拳左右看。

他想找东西——当然是找杀人的东西。

他什么也找不到，只有屋檐上垂下来的冰柱一根根的倒像锥子一般。

他没有推门，他决心对屋内的人来一个大吃一惊。

于是，他绕到左面一间，那是他娘在世的时候住的屋子。

年轻人摸在左面窗子下，伸手戳破了窗纸，手指头勾开窗栓，便立刻推窗翻进了屋子里。

很快的，他摸到右间睡房，挑起门帘走到床前。

半张面盖在被子里，一头香发披散在枕头上，但仍然看得出是一张美丽的女人面庞，一张棉被裹得紧，那里会

有野男人？

床前的年轻人怔住了！”

他细想女人刚才的话，他有些哑然失笑。

那几句话一定是她在说梦话，那原是对自己说的话，她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己犯案被关在牢里，她当然想念自己了。

想起自己一时冲动，衙门的文书工作砸了，还落个通匪罪名下了狱，娇妻进门三个月，自己便犯了罪，此刻……

年轻人低下身子，他也低下了头，带着一份歉然，也是一份思念，他把嘴唇凑了上去。

他吻着睡梦中的女人。

厚厚的棉被推开来，女的惊慌道“谁？”

年轻人抱住女的头，他低声的道：“我，你的丈夫修正，我回来了。”

“你是修正？”

年轻人把脸稍稍仰了起来，灰濛濛中，那女人一声惊呼，道：“啊！是你，修正哥，是你！”

女人双臂挽住年轻人，她把热烘烘带泪的脸贴上去，口中呓语似的，道：“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他们……放你回来了……”

年轻人未开口，他像饿极了的一头狼，匆忙的把外面囚衣脱下来，横着身子便往女人怀中抱过去。

年轻人疯狂似的低沉着声音道：“桂花，我……好想

……你……好想家，我们……”

他狠狠的把胡碴子在女人的胸前面颊颈上磨蹭。

他也伸手去摸女人的肚皮，也去……

他忽然惊呼一声，掀起棉被来……

女人也惊呼，：“修正哥，好……冷……”

“叭！”年轻人一掌打在女人的面颊上。

“你怎么打我？”

“你不要脸！”

女人撑起上身，她很吃力，双肩摇晃着刚直起身，又是一嘴巴打得她倒在枕头上。

年轻人愤怒的戟指女人，道：“说！你肚子里是谁的孽种？娘的！是谁的？”

女人抚着两颊，道：“修……正哥……是你的呀！”

又是两个嘴巴，打得女人双颊红肿，她的口角在溢血。她也在哭……

年轻人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他用力拉，吼道：“贱人！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呀！娘的皮，女人怀胎十月生，你以为我不知道？老子坐牢一年整，加上出事以前三个月，我问你，天下有人怀孕十四个月不生的？”

他一掌拍在女人的肚皮上，打得女人“哎呀！”一声叫。

年轻人忽然跳下床，衣柜里拉出一件棉衣裳，他匆匆的披在身上。

他猛一瞪眼嘿嘿冷哼，道：“告诉你，老子是越狱才出

来的，山上的哥们来接应，我准备接你上山的，娘的皮！我白修正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老婆，气死我……”

年轻人冲出睡房外，他在桌子上找东西。

女人仍在床上哭，她似乎开不了口。

年轻人找不到要找的东西，拉开门便往灶房里冲，他很快找出一把切菜刀。

他又往屋子里冲！

他要杀妻了。

他的胡碴子仍在抖——他刚到家门的时候，胡子便是这样的抖动着。

便在这时候——

远处忽然人影闪动。

雪夜里，那些黑影也特别清楚，至少有七八个。

年轻人猛一怔，他愤怒的自言自语：“娘的，真快！”

他又奔回灶房，匆忙的找了一包吃的，绕过屋子一侧，便消失在几棵老松树后面。

远处的人影在移动着，屋子里的女人也在动。

那女人披发站在床沿上，她把裤带抛过木梁，很快的挽了个结。

她口中只深沉的说出一句话：“孩子，我们都不要在这个丑恶的世上吧！随娘去个安静的地方——”

她把头伸入带子上，双脚猛一蹬……

女人在绳圈上一阵挣扎，便也把她肚子里的婴儿挣扎

出来了。

顺着她的裤裆，那婴儿“咚”的一声带着一团血水跌在地上，便也发出“哇”的一声叫。

血水就像瀑布般往婴儿浇着，上吊的桂花早已不动了，很安静，连扭动的带子也静止下来了。

有一根像小肠般的脐带，仍然连着婴儿。

脐带随着地上婴儿的颤动也在动。

婴儿的哭声真大，仿佛在跟外面刮的风挣着叫喊似的，又尖又响。

这个婴儿可真大，几乎有二十斤那么重。

外面的风更大了，雪花也像天上落下的一堆堆棉花。

猛古丁一声“咚”！

房门被人用脚踢开了，一溜的冲进七八个官府衙役。

当先一人大声吼：“白修正，你不能再糊涂了，快出来跟我走！”

是个中年大汉，戴着一顶翻毛方帽，手上拎着腰刀。

刀尖挑起屋内门帘，灰暗中，八个人挤挤蹭蹭的全都大吃一惊！

中年人大吼一声飞身而上，腰刀平举，削断了梁上的带子，一把抱住血糊淋漓的女人。

另一汉子抛刀抱起地上婴儿。

“点灯！”

立刻有人摸出火摺子，匆忙在桌上找到油灯点上。

于是八个人不抓逃犯了。

他们七手八脚的忙着烧水为婴儿洗擦，又把女人抬在外间覆上被单，放在一块木板上面。

一阵忙到五更天，那大汉累得叫腰酸。

“大人，白修正这死囚，可能没回来吧？”

“这很难说。”

“白修正若是回来，他媳妇也不会上吊了。”

“这很难说。”

大汉累得坐在桌边直喘气，原来这八个人全是凤祥府衙门的。

为首的大汉叫张得功，凤祥府城的名捕，江湖上人称“铁爪”的便是此仁兄。

铁爪并非是他的兵器，而是他抓人的手段。

二十年捕头没白干，还没有囚犯从他手中溜掉过，不过这一回白修正却溜了。

张得功见逃了白修正，他不信邪的连夜冒雪赶了七十里，他算准白修正会回到吉兆村，因为白修正刚结婚三月便犯了案，他把恶人放回山。

白修正犯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七个大盗他动手脚，一下子全放走掉，县里公文往府里送，批下来的是等候盗贼拿归案，一并问斩。

官府张网拿大盗，也真玄，七个大盗就在大雪天的黑夜里，硬生生又把白修正劫出牢去。

白修正这一回是回来接他媳妇桂花的，没想到媳妇是个大肚子。

白修正火大了！

他也卯上了，准备找刀子宰老婆。

他当然也要宰老婆肚子里那“孽种”。

如果有时间，他还要“奸夫”来。

他没有时间找奸夫，张得功追来了。

有个捕快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他问张得功：“大人，白修正坐牢一年零几天，他老婆的娃儿会是他的？”

张得功连眼皮也未瞪一下，他甚至有些抬不起眼皮的道：“这很难说。”

另一个捕快问：“大人，你看这娃儿能活吗？”

张得功仍是那句话，“这很难说。”

他这一回伸头看看床上被子盖着的娃儿，费力的多说一句话：“这个娃儿没摔死，脐带都快扯断还未曾断气，娘的，婴儿命大。”

那捕快忙接一句，道：“这么说他是不会死了？”

外面的天亮了。

虽然天亮，仍是一片灰濛濛，小村上住户很零落，张得功命人找了一家大户来。

那大户也姓白，也是地保，于是，白修正弄下的烂摊